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封神演義一改 第六十回 馬元下山助殷洪

黃飛虎鎗法如風馳電掣，往來如飛，搶入懷中。殷洪招架不住。只見龐弘走馬來助；這壁廂黃天祿縱馬搖鎗，敵住龐弘。劉甫舞刀飛來；黃天爵也來接住廝殺。苟章見眾將助戰，也沖殺過來；黃天祥年方十四歲，大呼曰：「少待！吾來！」鎗馬搶出，大戰苟章。畢環走馬，使鎗殺來，黃天化舉雙鎗接住。殷洪敵不住黃飛虎，把戟一掩就走。黃飛虎趕來。殷洪取出陰陽鏡，把白光一晃。黃飛虎滾下騎來。早被鄭倫殺出陣前，把黃飛虎搶將過去了。黃天化見父親墜騎，棄了畢環，趕來救父。

殷洪見黃天化坐的是玉麒麟，知是道德之士，恐被他所算，忙取出鏡子，如前一晃。黃天化跌下鞍轡，也被擒了。苟章欺黃天祥年幼，不以為意，被天祥一鎗，正中左腿，敗回行營。殷洪一陣擒二將，掌得勝鼓回營。

黃家父子五人出城，到擒了兩箇去，只剩三箇回來，進相府泣報子牙。子牙大驚，問其原故，天爵等將「鏡子一晃，即便拿人」，訴了一遍。子牙十分不悅。

殷洪回至營中，令：「把擒來二將抬來。」殷洪明明賣弄他的道術，把鏡子取出來，用紅的半邊一晃。黃家父子睜開二目，見身上已被繩索網住；及推至帳前，黃天化只氣得三尸神暴跳，七竅內生煙。

黃飛虎曰：「你不是二殿下？」

殷洪喝曰：「你怎見得我不是？」

黃飛虎曰：「你既是二殿下，你豈不認得我武成王黃飛虎？當年你可記得我在十里亭前放你，午門前救你？」

殷洪聽罷，「呀」的一聲：「你原來就是大恩人黃將軍！」殷洪忙下帳，親解其縛；又令放了黃天化。殷洪曰：「你為何降周？」

飛虎欠身打躬曰：「殿下在上；臣愧不可言。紂王無道，因欺臣妻，故棄暗投明，歸投周主。況今三分天下，有二歸周；天下八百諸侯無不臣服。紂王有十大罪，得罪天下，醢戮大臣，炮烙正士，剖賢之心，殺妻戮子，荒淫不道，沉湎酒色，峻宇雕梁，廣興土木，天愁民怨，天下皆不願與之俱生，此殿下所知者也。今蒙殿下釋吾父子，乃莫大之恩。」

鄭倫在傍，急止之曰：「殿下不可輕釋黃家父子，恐此一回去，又助惡為孽，乞殿下察之。」

殷洪笑曰：「黃將軍昔日救吾兄弟二命，今日理當報之。今放過一番，二次擒之，當正國法。」叫左右：「取衣甲還他。」殷洪曰：「黃將軍，昔日之恩吾已報過了；以後併無他說。再有相逢，幸為留意，毋得自遺伊戚！」黃飛虎感謝出營。

黃家父子回至城下，放進城來，到相府謁見子牙。子牙大悅；問其故：「將軍被獲，怎能得復脫此厄？」黃飛虎把上件事說了一遍。子牙大喜：「正所謂『天相吉人』。」

鄭倫見放了黃家父子，心中不悅，對殷洪曰：「殿下，這番再擒來，切不可輕易處治。他前番被臣擒來，彼又私自逃回。這次切宜斟酌。」

殷洪曰：「他救我，我理當報他。料他也走不出吾之手。」

次日，殷洪領眾將來城下，坐名請子牙答話。探馬報入相府。子牙對諸門人曰：「今日會殷洪，須是看他怎樣箇鏡子。」傳令：「排隊伍。」炮聲響亮，旗旛招展出城，對子馬各分左右，諸門人鴈翅排開。

殷洪在馬上把畫戟指定，言曰：「姜尚為何造反？你也曾為商臣，一旦辜恩，情殊可恨！」

子牙欠身曰：「殿下此言差矣！為君者上行而下效，其身正，不令而行；其身不正，雖令不從。其所令反其所好，民孰肯信之！紂王無道，民愁天怨，天下皆與為讎，天下共叛之，豈西周故逆王命哉。今天下歸周，天下共信之，殿下又何必逆天強為，恐有後悔！」

殷洪大喝曰：「誰與我把姜尚擒了？」左隊內龐弘大叫一聲，走馬滾臨陣前，用兩條銀裝鎗沖殺過來。哪吒登風火輪，搖鎗戰住。劉甫出馬來戰；又有黃天化接住廝殺。畢環助戰；又有楊戩攔住廝殺。蘇侯同子蘇全忠在轅門，看殷洪走馬來戰姜子牙，子牙仗劍來迎。

兩家鑼鳴鼓響，驚天動地，喊殺之聲，地沸天翻。子牙同殷洪未及三四合，祭打神鞭來打殷洪。不知殷洪內襯紫綬仙衣，此鞭打在身上，只當不知。子牙忙收了打神鞭。哪吒戰住龐弘，忙祭起乾坤圈，一圈將龐弘打下馬去，復奮下一鎗刺死。

殷洪見刺殺龐弘，大叫曰：「好匹夫！傷吾大將！」棄了子牙，忙來戰哪吒。戟鎗并舉，殺在虎穴。卻說楊戩戰畢環，未及數合，楊戩放出哮天犬，將畢環咬了一口，畢環負疼，把頭一縮，湊手不及，被楊戩復上一刀，可憐死於非命。

殷洪戰住哪吒，忙取陰陽鏡照著哪吒一晃。哪吒不知那裏帳，見殷洪拿鏡子照他一晃。不知哪吒乃蓮花化身，不係精血之體，怎晃的他死？殷洪連晃數晃，全無應驗。殷洪著忙，只得又戰。

彼時楊戩看見殷洪拿著陰陽鏡，慌忙對子牙曰：「師叔快退後！殷洪拿的是陰陽鏡。方纔弟子見打神鞭雖打殷洪，不曾著重，此必有暗寶護身。如今又將此寶來晃哪吒，幸哪吒非血肉之軀，自是無恙。」

子牙聽說，忙命鄧婁玉暗助哪吒一石，以襄成功。婁玉聽說，把馬一縱，將五光石掌在手上，望殷洪打來。

殷洪與哪吒大戰局中，不防鄧婁玉一石打來，及至著傷，打得頭青眼腫，「哎喲」一聲，撥騎就走。哪吒刺斜裏一鎗，劈胸刺來，虧殺了紫綬仙衣，鎗尖也不曾刺入分毫。哪吒大驚，不敢追襲。子牙掌得勝鼓進城。

殷洪敗回大營，面上青腫，切齒深恨姜尚：「若不報今日之恥，非大丈夫之所為也！」

楊戩在銀安殿啟子牙曰：「方纔弟子臨陣，見殷洪所掌，實是陰陽鏡。今日若不是哪吒，定然壞了幾人。弟子往太華山去走一走，見赤精子師伯，看他如何說。」

楊戩離了西岐，借土遁到太華山來，隨風而至。來到高山，收了遁術，逕進雲霄洞來。赤精子見楊戩進洞，問曰：「楊戩，你到此有何說話？」

楊戩行禮，口稱：「師伯，弟子來見，求借陰陽鏡與姜師叔，暫破成湯大將，隨即奉上。」

赤精子曰：「前日殷洪帶下山去，我使他助子牙伐紂，難道他不說有寶在身？」

楊戩曰：「弟子單為殷洪而來。現殷洪不曾歸周，如今反伐西岐。」

道人聽罷，頓足歎曰：「吾錯用其人！將一洞珍寶盡付殷洪。豈知這畜生反生禍亂！」赤精子命楊戩：「你且先回，我隨後就至。」楊戩辭了赤精子，借土遁回西岐，進相府，來見子牙。

子牙問曰：「你往太華山見你師伯如何說？」

楊戩曰：「果是師伯的徒弟殷洪。師伯隨後就來。」

過了三日，門官報入殿前：「赤精子老爺到了。」子牙忙迎出府前。二人攜手入殿。

赤精子曰：「子牙公，貧道得罪！吾使殷洪下山，助你同進五關，使這畜生得歸故土。豈知負我之言，反生禍亂。」

子牙曰：「道兄如何把陰陽鏡也付與他？」

赤精子曰：「貧道將一洞珍寶盡付與殷洪。恐防東進有礙，又把紫綬仙衣與他護身，可避刀兵水火之災。這孽障不知聽何人唆使，中途改了念頭。也罷，此時還未至大決裂，我明日使他進西岐贖罪便了。」

次日，赤精子出城至營，大呼曰：「轅門將士傳進去，著殷洪出來見我。」殷洪自敗在營，調養傷痕，切齒痛恨，欲報一石之讎。忽軍士報：「有一道人，坐名請千歲答話。」

殷洪不知是師父前來，隨即上馬，帶劉甫、苟章，一聲炮響，齊出轅門。殷洪看見是師父，便自置身無地；欠背打躬，口稱：「老師，弟子殷洪甲冑在身，不能全禮。」

赤精子曰：「殷洪，你在洞中怎樣對我講？你如今反伐西岐，是何道理？徒弟，開口有願，出語受之，仔細四肢成為飛灰也！好好下馬，隨吾進城，以贖前日之罪，庶免飛灰之禍。如不從我之言，那時大難臨身，悔無及矣！」

殷洪曰：「老師在上，容弟子一言告稟：殷洪乃紂王之子，怎的反助武王。古云：『子不言父過。』況敢從反叛而弑父哉。即人神仙佛，不過先完綱常彝倫，方可言其沖舉。又云：『未修仙道，先修人道。人道未完，仙道遠矣。』且老師之教弟子，且不論證佛成仙，亦無有教人有逆倫弑父之子。即以此奉告老師，老師當何以教我？」

赤精子笑曰：「畜生！紂王逆倫滅紀，慘酷不道，殺害忠良，淫酗無忌。天之絕商久矣。故生武周，繼天立極。天心效順，百姓來從。你之助周，尚可延商家一脈；你若不聽吾言，這是大數已定，紂惡貫盈，而遭殃於子孫也。可速速下馬，懺悔往愆。吾當與你解釋此罪尤也。」

殷洪在馬上正色言曰：「老師請回。未有師尊教人以不忠不孝之事者。弟子實難從命！俟弟子破了西岐逆孽，再來與老師請罪。」

赤精子大怒：「畜生不聽師言，敢肆行如此！」仗手中劍飛來直取。

殷洪將戟架住，告曰：「老師何苦深為子牙，自害門弟！」

赤精子曰：「武王乃是應運聖君，子牙是佐周名世，子何得逆天而行橫暴乎！」又把寶劍直砍來。

殷洪又架劍，口稱：「老師，我與你有師生之情，你如今自失骨肉而動聲色，你我師生之情何在？若老師必執一偏之見，致動聲色，那時不便，可惜前情教弟子一場，成為畫餅耳。」

道人大罵：「負義匹夫！尚敢巧言！」又一劍砍來。

殷洪面紅火起：「老師，你偏執己見，我讓你三次，吾盡師禮；這一劍吾不讓你了！」赤精子大怒，又一劍砍來。殷洪發手，赴面交還。

殷洪回手與師父交兵，已是逆命於天。戰未及數合，殷洪把陰陽鏡拿出來，欲晃赤精子。赤精子見了，恐有差訛，借縱地金光法走了。進西岐城，來至相府。子牙接住，問其詳細。赤精子從前說了一遍。

眾門人不服，俱說：「赤老師，你太弱了。豈有徒弟與師尊對持之理！」赤精子無言可答，納悶廳堂。

殷洪見師父也逃遁了，其志自高；正在中軍與蘇侯共議破西岐之策。忽轅門軍士來報：「有一道人求見。」殷洪傳令：「請來。」

只見營外來一道人，身不滿八尺，面加瓜皮，獠牙巨口，身穿大紅，頸上帶一串念珠，乃是人之頂骨，又掛一金鑲瓢，是人半個腦袋，眼、耳、鼻中冒出火焰，如頑蛇吐信一般。殷殿下同諸將觀之駭然。那道人上帳，稽首而言曰：「那一位殷殿下？」

殷洪答曰：「吾是殷洪。不知老師那座名山？何處洞府？今到小營，有何事分付？」

道人曰：「吾乃骷髏山白骨洞一氣仙馬元是也；遇申公豹請吾下山助你一臂之力。」

殷洪大喜，請馬元上帳坐了，「請問老師吃齋，吃葷？」

道人曰：「吾乃吃葷。」殷洪傳令，軍中治酒，管待馬元。

次日，馬元對殷洪曰：「貧道既來相助，今日吾當會姜尚一會。」殷洪感謝。道人出營，至城下，只請姜子牙答話。報馬報入府中：「啟丞相：城外有一道人請丞相答話。」

子牙曰：「吾有三十六路征伐之厄，理當會他。」傳令：「排隊伍出城。」子牙隨帶眾將、諸門人出得城來。只見對面來一道人，甚是醜惡。

子牙至軍前，問曰：「道者何名？」

馬元答曰：「吾乃一氣仙馬元是也。申公豹請吾下山，來助殷洪，共破逆天大惡。姜尚，休言你闡教高妙，吾特來擒汝，與截教吐氣。」

子牙曰：「申公豹與吾有隙，殷洪誤聽彼言，有背師教，逆天行事，助極惡貫盈之主，反伐有道之君。道者既是高明，何得不順天從人，而反其所事哉。」

馬元笑曰：「殷洪乃紂王親子，反說他逆天行事。終不然轉助爾等，叛逆其君父，方是順天應人。姜尚，還虧你是玉虛門下，自稱道德之士，據此看來，真滿口胡言，無父無君之輩！我不誅你，更待何人！」仗劍躍步砍來。子牙手中劍赴面交還。

未及數合，子牙祭打神鞭打將來。馬元不是『封神榜』上人，被馬元看見，伸手接住鞭，收在豹皮囊裏。子牙大驚。

正戰之間，忽一人走馬軍前，鳳翅盔，金鎖甲，大紅袍，白玉帶，紫驃驢，大喝一聲：「丞相，吾來也！」子牙看時，乃秦州運糧官、猛虎大將軍武榮。因催糧至此，見城外廝殺，故來助戰。一馬沖至軍前，展刀大戰。

馬元抵武榮這口刀不住，真若山崩地裂，漸漸筋力難支。馬元默念咒，道聲：「疾！」忽腦袋後伸出一隻手來，五個指頭好似五個斗大冬瓜，把武榮抓在空中，望下一摔。一腳踹住大腿，兩隻手端定一隻腿，一撕兩塊，血滴滴取出心來。對定子牙、眾周將、門人，「啞啞啞啞」，嚼在肚裏。大呼曰：「姜尚，捉住你也是這樣為例！」把眾將嚇得魂不附體。

馬元仗劍，又來搦戰。土行孫大呼曰：「馬元少待行惡，吾來也！」掄開大棍，就打馬元一棍。馬元及至看時，是一個矮子。

馬元笑而問曰：「你來做甚麼？」

土行孫曰：「特來拿你。」又是一棍打來。馬元大怒：「好孽障！」綽步撩衣，把劍往下就劈。土行孫身子伶俐，展動棍就勢已鑽在馬元身後，拎著鐵棍把馬元的大腿連腰，打了七八棍。把馬元打得骨軟筋酥，招架著實費力。

馬元急了，念動真言，伸出那一隻神手，抓著土行孫，望下一摔。馬元不知土行孫有地行道術，摔在地下，就不見了。馬元曰：「想是摔狠了，怎麼這廝連影兒也不見了？」

鄧嬋玉在馬上見馬元將土行孫摔不見了，只管在地上瞧，鄧嬋玉忙取五光石發手打來。馬元未曾提防，臉上被一石頭，只打的金光亂冒，「哎呀」一聲，把臉一抹，大罵：「是何人暗算打我？」

只見楊戩縱馬舞刀，直取馬元。楊戩刀勢疾如飛電，馬元架不住三尖刀，只得又念真言，復現那一隻神手，將楊戩抓在空中，往下一摔。也像撕武榮一般，把楊戩心肺取將出來，血滴滴吃了。

馬元指子牙曰：「今日且饒你多活一夜，明日再來會你。」馬元回營。

殷洪見馬元道術神奇，食人心肺，這等凶猛，心中甚是大悅。掌鼓回營，治酒與大小將校只飲至初更時候。

子牙進城至府，自思：「今日見馬元這等凶惡，把人心活活的吃了，從來未曾見此等異人。楊戩雖是如此，不知凶吉。」正是放心不下。

馬元同殷殿下飲酒，至二更時分，只見馬元雙眉緊皺，汗流鼻尖。

殷洪曰：「老師為何如此？」

馬元曰：「腹中有點痛疼。」

鄭倫答曰：「想必吃了生人心，故此腹中作痛；吃些熱酒沖一沖，自然無事。」

馬元命取熟酒來吃了；越吃越疼。馬元忽的大叫一聲，跌倒在地下亂滾，只叫：「疼殺我也！」腹中咕咕的響。

鄭倫曰：「老師腹中有響聲，請往後營方便方便，或然無事，也不見得。」馬元只得往後邊去了。

豈知是楊戩用八九元功，變化騰挪之妙，將一粒奇丹，使馬元瀉了三日，瀉的馬元瘦了一半。

楊戩回西岐來見子牙，備言前事，子牙大喜。楊戩對子牙曰：「弟子權將一粒丹使馬元失其形神，喪其元氣，然後再做處治；諒他有六七日不能得出來會戰。」

正言之間，忽哪吒來報：「文殊廣法天尊駕至。」子牙忙迎至銀安殿，行禮畢，又見赤精子，稽首坐下。文殊廣法天尊曰：「恭喜子牙公，金臺拜將，吉期甚近！」

子牙曰：「今殷洪背師言而助蘇護征伐西岐，黎庶不安；又有馬元凶頑肆虐；不肖如坐針氈。」

文殊廣法天尊曰：「子牙公，貧道因聞馬元來伐西岐，恐誤你三月十五日拜將之辰，故此來收馬元。子牙公可以放心。」

子牙大喜：「若得道兄相助，姜尚幸甚，國家幸甚！但不知用何策治之？」

天尊附子牙耳曰：「如要伏馬元，須是……如此如此，自然成功。」子牙忙令楊戩領法旨。楊戩得令，自去策應。

子牙當日申牌時分，騎四不相，單人獨騎，在成湯轅門外若探望樣子，用劍指東畫西。只見巡哨探馬報入中軍曰：「稟殿下：有子牙獨自一個在營前探聽消息。」

殷洪問馬元曰：「老師，此人今日如此模樣，探我行營，有何奸計？」

馬元曰：「前日誤被楊戩這廝，中其奸計，使貧道有失形之累；待吾前去擒來，方消吾恨。」馬元出營，見子牙怒起，大叫：「姜尚不要走！吾來了！」綽步上前，仗劍來取。

子牙手中劍急架相還，未及數合，子牙撥騎就走。馬元只要拿姜子牙的心重，怎肯輕放，隨後趕來。